

最新修订
精装典藏版
10

一代国学大师
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
华语文坛最幽默睿智的一支笔

京华烟云

[下]

Moment in Peking

林语堂 著 张振玉 译

Lin yu tang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京华烟云

Moment in Peking

[下]

林语堂 著
张振玉 译

CTB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CH-BOOKS

京华烟云 : 全 2 册 / 林语堂著 ; 张振玉译. —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ISBN 978-7-5404-5199-8

I . ①京… II . ①林…②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 . ①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2834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·长篇小说

京华烟云 (全 2 册)

作 者: 林语堂

译 者: 张振玉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绘 图: 赵梦华

监 制: 吴成玮

策划编辑: 耿金丽

装帧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670 千字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199-8

定 价: 55.00 元 (全 2 册)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第二十七章

红玉阿非纯情挚爱

青梅竹马两小无猜

饭后不久，祖母说她要小睡片刻，年纪较长的几位太太陪同她到前面的庭院去。其余的人就散开了。怀瑜说他要和家里人早走一步，因为有个约会。对莺莺来说，在这次的宴会上，她不算成功。虽然她丈夫在宴席上大放厥词，莺莺却觉得没有得到一位正式夫人的待遇，而且别的女人对她也不够自然。

姚先生把怀瑜和他家里人送到后门儿，就回来了，走到立夫身前。出乎立夫的意料，姚先生竟说：“你回答他很对。很好！很好！”

莫愁说：“爸爸，您为什么这么说？最好不要得罪怀瑜这种人。”

姚先生大笑说：“好，我想立夫在你身边儿，比在我身边更安全。”

立夫说：“您听见他说拥护袁世凯那种元首，说那些废话，您不生气吗？几百万用来干这个，几百万用来干那个，好像国家大事由他一个人决定！”

莫愁说：“那有什么妨碍？他说他的，你听你的，听他说就和看戏一样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这种官僚就会把国家弄亡的。简直给民国丢脸！”莫愁看见立夫又

动了火儿，觉得自己虽然骑上了一匹烈马，有时候也得把缰绳放松一点儿，好让这匹烈马慢慢地跑一跑。所以她只好把话题改变了一下，她说：“他在大庭广众之间，那么炫耀他的姨太太，对他太太似乎不太尊重。”

珊瑚说：“我可不做他那个样子的太太。最好有人当面告诉他别人对他的看法。”

素云现在走过来，丈夫在那边和曾先生及素丹的哥哥素同说话，素同很认真谈起曾太太的胃疼。莫愁看见素云走近，就向立夫说：“他妹妹来了，说话小心。”

珊瑚说：“真是个好帮手！这么早就开始了。”

立夫的妹妹环儿说：“您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气。他自己的事不在乎，和他不相干的事倒蛮认真呢。”

莫愁说：“这是杨继盛的血统遗传。”

立夫说：“我对政治没兴趣。”

莫愁说：“你有兴趣，比别人都兴趣浓。我知道！”

“我？绝不会！”

姚先生说：“立夫，我女儿知道你，比你对自己知道得还清楚。你遇事听她的就对了。”

现在谈话不知不觉说到立夫的前途。虽然立夫不太了解自己，他觉得愿意从事新闻事业，而且结婚之后，打算出国留学。他写文章表达情意是轻而易举的，并且对身外各种情势能洞察弊端，所以表达时能一针见血，把难达之情，一语道出，恰到好处。每逢人心里有一警句妙语，心想表达于外，或出诸口头，或形诸笔下，可以说是人之本性。也许立夫天性偏于急躁，愤世嫉俗，对诡诈伪善全不能容忍。因为不能容忍邪恶，就比普通人越发能看到罪恶。看见了臭虫，人都是把臭虫掐死而后快，清扫整洁也是小孩子的乐事，甚至于成人也是把污点消除，用竿子把堵塞的水沟疏通了才痛快。

这时传来了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喊叫声，其中有阿非。一个“知了”

形状的大风筝正在东北天空中向上挣扎飞起，但是孩子们却被远处的花木和山丘挡住。过了一会儿，红玉从树林里慢慢露出来，是她一个人儿，窈窕的身段，穿着米黄色丝绸的褂子。有时停下脚步，看看一丛花，然后又往前走，完全没理会有人正在望着她。她今天对的那副下联，大家颇为诧异，连姚先生也赞不绝口，珊瑚都听见了。

珊瑚说：“红玉真聪明！”

姚先生只说了一句：“太聪明。”

珊瑚喊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去放风筝？”

红玉回答说：“我刚才跑得有点头晕。”她脸上显得苍白，而且还在喘气。珊瑚说：“天气不好。抽冷子就热起来了。”

环儿说陪她进去，她说她很好，只是喘不上气来。环儿扶她坐在附近的石头凳子上。环儿说：“这片树荫很好，可以遮太阳。”

红玉由小身体单薄，动不动就感冒，热天晒太阳，也容易中暑。所以她有躲避太阳的习惯，也因而面色苍白。她的身体由于吃药太多弄坏了。再者吃东西太精细，太讲究，又太爱看小说。自从十二岁，她就吃虎骨木瓜酒，这本来是老年人喝来健壮筋骨用的。

那天早晨她起得早，和父母到花园儿里去散步，在别人来到之前，又和阿非高高兴兴忙了半天。那天午饭又特别晚，对联对得好，心里又兴奋。午饭之后，她又勉强和生龙活虎的阿非、丽莲各处去玩儿，跟着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么各处走。阿非说要放风筝时，她又勉强跟着去，忽然天又热起来，这都是原因。

环儿问她：“都是谁在那儿？”

“木兰，荪亚，他们。”

“‘他们’你指的是谁？”

“阿非，所有那些孩子，还有曾家姐妹。”

现在大家看见木兰立在土坡上，手里拿着风筝，分明是站在高处好把风筝放起来，下面远处有人拉线。

有两个孩子的母亲，还是有个有身份的母亲，居然还这样玩儿，是有点儿出乎常人的意料。莫愁说：“哎呀，姐姐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风筝放得高起来一点儿，木兰也跳起来，仿佛帮着风筝往上飞一样。但是风筝转了个弯儿，又钻下来。

几分钟之后，木兰不见了，阿非举着风筝爬上山坡，后面跟着丽莲，丽莲正在和阿非争着要那个风筝。

红玉打了个冷战，猛咳嗽了一阵。环儿说：“你觉得不舒服，咱们进屋去吧。”

红玉说：“我想我进屋去吧。”珊瑚就和她一齐走进屋去。

立夫说：“你那位表妹身体太单薄了。”

莫愁说：“每年春天她都觉得身体不好。去年春天，她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可是她并不休息，她看小说一直看到深夜。看小说太多对少女不好。不过这还不算太严重，最坏的是她不能把事情看得开，而且好胜心太强。这就是她的病根儿。你听到人说‘庸人多福’吧？但是你说说过‘聪明人多福’吗？人最好糊里糊涂，才容易享高年。”

立夫问：“你和郑板桥看法一样了？”

莫愁说：“不错。”

郑板桥是清朝的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，曾经说：“聪明难，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。”

立夫问：“那么你已经转入糊涂了？”

莫愁说：“不错。”

“咱们去找他们好不好？”

莫愁和立夫找到放风筝的那一批人，一看所有的孩子都在那儿，有阿瑄、博雅、阿满、红玉的弟弟，另外就是木兰和她丈夫荪亚。曼娘在屋里，小喜儿看着阿瑄，玩儿得好快乐。莫愁问立夫，那群人里谁最快乐，立夫说小喜儿最快乐。

立夫问：“她现在多大？”

莫愁说：“我想是二十岁吧？”

“那么个大姑娘，还是那么天真烂漫。”

莫愁心中似含有隐秘，她微笑说：“难说。”莫愁走近木兰时，她喊道：“你们玩儿得好开心！姐姐，刚才我看见你放风筝了。好没羞！”

木兰擦了擦前额说：“看看我的鞋吧。刚才我从山坡上下来，差一点儿扭了脚腕子。都是阿非的主意。他非把姐夫拉出来放风筝，就不叫他安静一会儿。”

莫愁问：“你知道红玉病了吗？”

木兰回答说：“是吗？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最初她和我们玩儿，我没看见她什么时候走的。”

现在风筝已经放高了，只要有人扯着线就可以，现在是由小喜儿扯着。别人都进屋去之后，丽莲还和阿非与别的孩子们玩耍。

木兰说：“自从吃完午饭，阿非就忙着和丽莲玩儿，带着她看各式各样儿的东西，比如新装的电话等，红玉极力想跟他们玩儿在一起。他们在电话机一旁站了好久，想叫什么号儿就叫什么号儿，然后挂起来不说话，这样向接电话的人开玩笑。”

莫愁说：“他们俩处得那么好。丽莲也是那么活泼。他们俩喜爱的东西也一样，都是洋东西——电话、照相机、电影院。丽莲背着她父亲去看电影儿。红玉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立夫说：“她只爱中国的东西。她比丽莲聪明。”

木兰说：“聪明百倍哟。”

莫愁紧跟着问：“比谁？”

木兰向她妹妹大声说：“咱们不是正说丽莲和红玉吗？”

立夫突然说：“那岂不糟糕？”

木兰抬头向他看，问他：“你指的谁？”

“那两个。”

木兰改正他说：“你指的那三个吧？”停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我想

并不严重。”

莫愁现在赶了上来，在立夫右边走，木兰在左边走，因为路由此开始宽起来。他们三人进去看见那些太太们。木兰、莫愁、爱莲进去看红玉，她正在床上躺着，母亲坐在床边儿。环儿也在，正和她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木兰离开，回婆家去。环儿和莫愁还在。莫愁虽然是在公立学校念书，并非和红玉同学，但是她看红玉和自己的妹妹一样。她看见红玉的脸还显得激动未平，躺在床上，头和脖子用枕头垫起来。虽然她的下巴是圆的，样子蛮好看，像个少女的脸，但是显得特别清瘦，两颊的红则是虚红，不是真正的健康。

莫愁问红玉说：“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

红玉回答说：“只觉得头沉。好像我那春天的病又发了。人和花草是一样的。你们那么强壮，那么幸福。我想你们的树结得果实累累的时候，我就像枯萎的花瓣在水上漂流了。”

莫愁说：“你这么大的女孩子说这种话！”

红玉显然是看了太多的诗词，太多的言情小说。莫愁坐在那儿沉思这位深闺弱质，非常感慨，不禁五内俱热，她过去摸了摸红玉的脉。

莫愁说：“四妹，平静一点儿。我念了几本医书，我觉得你是阳盛阴亏。人必须阴阳调和，才能健康。阳火上升，你身体的下部就太轻了，所以你觉得像飘浮一样。你需要的是把阴经提高。我想你若经常吃珍珠粉，按平常吃饭，想法儿叫血脉流通，很快就会好了。不要老是靠着药，人的身子是靠着吃五谷杂粮的。多喝粥，多吃青菜。咱们女人的根在肠子，男人的根往上，在心、肝、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女人要多吃蔬菜，男人要多吃肉的缘故。不过阴阳不仅仅是指身子，也指的是精神心思。男人有其当做的事，女人也有女人当做的事。看书太多，对咱们女人不好。什么都到了头上，就会阴亏。地为阴，是女人。脚要下地。咱们女人离不开的事是养孩子、做饭、洗衣裳。女孩子即使天生聪明，也要隐晦一点儿。看历史和诗当然好，但也不要太认真。不然，越看得多，和

日常的生活离得越远。你病了，我劝你不要再看小说。可以编织点儿东西，对女人有好处。”

红玉静悄悄地一言不发，听着莫愁的忠告，深为她的真诚所感。莫愁又接着说：“四妹，我还有另一件事告诉你。把一切事情看得开，比什么药都好。大概是这样儿，人越聪明，越缺乏耐性。我可不是当面儿奉承你，我说公道话，你的才气在我们姐妹之上。正因为如此，你就应当越发小心。你看了那么多才女美人的故事，她们之中有多少有好下场呢？古人说：‘红颜薄命’。不过我却说红颜不见得薄命，而是聪明多才才薄命。后人看起来，很难说谁聪明，谁愚蠢。在人这一辈子，要一切事情任其自然，把一切看淡，不必多费心机。你若能学着对人生持这种看法，我担保你的病自然会消失于无形。”

红玉的眼里现在有了眼泪。她说：“好姐姐，多谢你告诉我这些话。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肺腑之言。”

莫愁伸出一只手，放在红玉的肩膀上说：“要吃珍珠粉，这是阴性的精华。要吃好久才行。现在睡一会儿吧。”

说完，莫愁就走了。

红玉想睡，但是却无法入睡。莫愁的话像一帖镇定剂，她开始想莫愁每一句话的意思，好像每句话都具有深意。她又想，别人都来看她，阿非和丽莲却没有来，她于是一直醒着。她的心思却按捺不住，想东想西，把那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想起来。她把《三国演义》上周瑜临死说的那句“既生瑜而何生亮”改成“既生我红玉，何以又生丽莲”。

她开始想在历史和小说上看过的美女，比如梅妃、冯小青、崔莺莺、林黛玉、鱼玄机、朱淑贞。这些故事之中，大都有一个不解人意的蠢汉子。阿非并不愚蠢。她知道阿非爱她，因为她和阿非是一齐长大，一齐青梅竹马玩儿惯的。她自己智慧开得早，阿非却不是。阿非也不是古代佳人才子故事里风雅才子那一型。所以她若是“佳人”，阿非却不是“才子”。他作一副对联都不会，嘴里说着现代学校流行的怪话。电话、

电影、英文单字，这些东西，他和丽莲都混用在嘴上，听来多么刺耳。

红玉念书的那所教会学校以教英语会话出名，但是她的中文太好，而英语不够好，因为她心不用在英语上。她总觉得英语听来太古怪，她又过于敏感，她总怕发音发错。所以，虽然她很容易就学会念英语，也能懂英语的意思，但是从来不用心学说。脸皮薄的人是没法子学洋文的。在学校，同学们是以密斯某某相称的，她就独独反对这种称呼，她以为这样岂不等于说中文没有称呼小姐的办法吗？

最后，阿非是晚到了。曾家走时，他要去送木兰和丽莲，在门前又逗留了一会儿，木兰说：“你最好快去看看四妹。她病了。”他才进去。

所以阿非半个钟头之后才到红玉的屋子。他立在门口儿叫道：“四妹！”里面没有人回答。红玉在床上静静地躺着，脸背着他。他又叫，红玉还是不动。他用脚尖儿轻轻走进去，坐在靠近床的椅子上，静悄悄地等着。红玉一直一动不动，但是没有均匀的呼吸声，所以她不会是已经入睡。忽然她的肩膀儿抽动了一下，阿非听到她嚤嚤啜泣之声，立刻走到床前说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了？”她那啜泣之声提高到按捺不住的哭声，她猛然动了一下，把脸用枕头挡住。阿非扳她的肩膀，打算把她扳过来向自己。他说：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是我的不是。我原来不知道……”但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红玉把他的手推开说：“别碰我，我不能像别人跟男孩子乱玩乱混。”

阿非说：“好，我不动。”说着往后退一点儿，又说：“你看，我坐在这儿。可是你得跟我说话呀。我发现你走了之后，并不知道你不舒服。妹妹，好了。”

红玉这时把脸转向他说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！别人可老早就知道了呢。”阿非脸上流露出无限的爱意，还带着一副可怜相，这样向红玉看着，直到红玉觉得怪不好意思。她原打算根本不和他说话，但是现在阿非不回答，又显得后悔，又显得可怜，她未免心肠软下来，她说：“二哥，这一整天你的魂儿都飞跑了。我没有力气跟着你到处跑。你不觉得

累吗？”

在红玉的话里，有对阿非关怀之意。阿非递给她一块手绢儿，红玉用手接过去，擦了擦眼睛说：“你不应当划船，我好为你担心。在水上多么危险。”

“危险？有什么可怕的。明天我和你划船。你静静地坐着，我给你划。”

红玉说：“不敢当！你爱划船，是不是？”于是引用早晨丽莲说的那句话：“‘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的’，是不是？”

阿非说：“不错呀。在船上看就是不一样啊。”

红玉说：“是啊，‘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的，在岸上的人好像是在高楼上一样啊。’你倒玩儿得很开心！”

阿非说：“你好坏。”

红玉说：“说实话，我不适于那样跟你玩儿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能文静地坐下，像大人那么说话，就像立夫一样？你知道我不喜欢乱吵乱闹。自从在什刹海看见那个淹死的小姑娘我就一直怕水……没关系，将来我死了之后，还有人跟你玩儿，还有人爱划船，爱放风筝，爱电话，爱玩耍运动呢。”

阿非过去，举起手来，做出要堵住她的嘴的样子。他大喊说：“你若再说，我把你的嘴堵起来！”

红玉用手去推他，阿非一边要胳肢她一边说：“你敢？你敢？”红玉开始求饶，说：“二哥，这一次饶了我吧。我再不敢了。”这时候，他俩可以说又成了小孩子，跟过去童年一起玩耍时一样了。阿非看见红玉因为笑而咳嗽得难过，就立刻停住。但是红玉说：“我去把这件事告诉‘密斯’曾。”

阿非对红玉一向特别体谅，因为她是自己漂亮的表妹，是青梅竹马的伴侣，纵然有过错，爱发脾气，还是爱她，佩服她的才华，怜惜她的体弱多病。他说：“鸭子死了嘴还硬。妹妹，不管什么事，你若不占上

风，你是不肯甘休的。”红玉说：“都是我心胸狭窄嘴又尖刻的毛病。我告诉你，在我们几个姐妹之中，我最佩服三姐，人又聪明，又诚恳，又稳健。”

阿非回答说：“但是她对人没有二姐宽大，我还是更喜爱二姐。三姐那么沉稳安静，可是她一开始责骂我，我真怕她。我从来不怕二姐。我说，妹妹，你的脾气要改一改。”阿非觉得木兰最完美，他希望红玉能够像木兰。

红玉说：“我自己知道，但是人的脾气是改不了的。刚才三姐在这儿坐了半天，向我说了几句真心话。”

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她告诉我不要对事情太认真。这真是肺腑之言，是真心话。算你运气好，幸亏刚才她劝了我，不然现在我根本不会理你。”

阿非看见她通情达理了，心里很欢喜，于是说：“真的呀！那我应当去向她道谢。”阿非因为存心要逗她高兴，又说：“妹妹，人人都夸你那对子作得好。我也觉得脸上有光彩。的确是比别人对得都好，连三姐对的在内。不过我也有一个对句，比你的还好。我若在那儿，大概会夺得魁元了。”

红玉说：“那么，说出来让我听听。”

“好吧，是这样，妹妹：‘我爱你来你爱我。’”

红玉大笑。

红玉说：“好羞！好羞！韵都错了。你上洋学堂，连一副对联也不会作了。在古时候，你连进洞房都没有资格。来，我给你说个故事。据说在宋朝，苏东坡有个妹妹，嫁给了秦少游，秦少游会说英语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没关系。新婚的晚上，新娘让新郎作一副对联，若对不成，就让他院子里过一夜。那天皓月当空。她把门关上，隔着门对新郎说：

闭门推出窗前月

“秦少游对不上，因为他上的是个洋学堂，于是只好在院里月光之下来回徘徊。新娘的哥哥苏东坡看见了，很可怜他，就捡了一块石头子儿投入院里的水缸。”

阿非问：“那是干什么？”

“他的意思是提醒秦少游对出下面这个句子：‘投石击破水中天’。”

阿非喊道：“妙极了！”

“等一等，可是秦少游当时没有明白苏东坡的用意，不知道究竟怎么样进入洞房。你知道后来他怎么进去的吗？”

“怎么进去的？”

“因为秦少游棒球打得好。所以他拿了一根棒子，用力在门上一打就进去了。”

阿非羞红了脸。他说：“在宋朝中国人还不打棒球哇。”

“我起誓，这个一点儿也不错。他甚至还学英语。新娘问他：‘你作的对联呢？’他回答说：‘大耳铃，而今在学校不学作对联了。我们只学打棒球！’”

阿非说：“你编这个故事特意来挖苦我！”又开始耍胳膊红玉。

红玉立刻求饶，说不再挖苦他，因为她怕胳膊。

这时候，红玉的母亲走进来，看见两个人又说又笑，心里很喜欢。

红玉告诉母亲：“三姐说我应当吃珍珠粉。”

妈妈说：“若是真有好处，咱们也吃得起。”

阿非问：“是真正珍珠的粉末吗？一剂药要多少钱？”

他舅母说：“大概一百五十块钱到两百块钱之间吧。”

阿非说：“四姐若能吃了身体好起来，这钱又算什么？我去告诉爸爸。”但是冯舅妈说：“不用急。”阿非又坐下。

阿非见这么漂亮的表妹躺在床上，脸那么雪白，轮廓那么清秀，脸

上因爱和兴奋而灿若朝霞。他这是生平第一次觉得热情的火焰不可抑制，和以前对表妹的那份儿童的爱不大相同。红玉看出来他向她那么痴情地望着。虽然有她母亲在一旁，他竟不知避讳。

红玉说：“你疯了？你望着我，好像以前没见过一样！”

阿非说：“我只是看看你。你老是这么坐着让我看好不好？你的名字就叫红玉。你好像真是用玉做的，是软玉，是温玉。吃了珍珠粉之后，你会像夜明珠一样那么光彩照人了。”

红玉听了这话，脸绯红起来，喜而微笑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呀！”

红玉的母亲说：“你看他。他有时顾前不顾后的，其实心很好。我看着你们俩一块儿长大，两天好，三天坏的。现在你们俩都长大了，应当比以前要懂事。红玉，你不要再闹孩子脾气了。阿非，你呢，不要拉着你妹妹乱跑。她生性好静。让她好好儿躺几天吧。慢慢儿调养调养，也就好了。”

第二十八章

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
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

怀瑜的家在苏州胡同，靠近使馆区东交民巷，以前洋人住过，房子已经按照洋房修改过，有电灯、抽水马桶、电话。四合院里四面的屋子，都由增加的封闭的走廊连接起来，所以在冬天，由这边房子到那边房子，不必走到外面去。东房用做书斋，由北边通往北房，北房由怀瑜的妻子和孩子们住。莺莺在西边有一个独院儿，微微靠后，在他妻子住的房子后面，有一个四扇的绿平门通过去。她那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泉。他和莺莺新近才搬进这所新宅子。怀瑜把太太和姨太太的屋子花了同样多的钱修理，家具的格式也相同。饭厅在第二层院子里，全家在那儿吃饭。

床的问题比吃饭更为微妙。中间第二层院子的北屋，是怀瑜的书斋、大客厅，平时用不着。那里有一个小卧室，以前的主人用做客房，浴厕俱备，不过怀瑜从来没在里头住过。他在每月一日与十五日，住在妻子的屋里，其余的日子则都睡在姨太太房里。他太太带着最小的那对双胞胎孩子住。怀瑜说他自己要安静才能睡。这种安排完全是怀瑜决定的，大家谁都觉得满意。怀瑜的太太，名字叫雅琴，对于这样名分上的尊重，也认为可以。以前她听说丈夫要娶莺莺时，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准

备委屈求全，能太平无事就好。只要她能保住太太的名分，能做孩子的母亲，什么都不争，什么都可退让。

莺莺从姚家的宴会回来，颇不满意。那是她在亲戚之间初次露面儿，宴会上别人对她的看法，使她对姨太太的地位，深深地有所触动。不但太太坐上座，到场的所有女人都对太太和太太的孩子说话，对姨太太多少都有几分冷淡。木兰姐妹对她很客气，但是不热诚；而且在莺莺作对联惨败之后，木兰就不再和她说话，她只好和素云一个人说话。她离开宴会时，心烦得厉害，自己都厌恶自己。妓女永远是孤立的个人，不适应家庭中复杂的生活。她决定以后再也不去参加那种性质的宴会。

所以到了家，她就进了自己的屋子，躺在床上，一直躺了一个下午。怀瑜问她有什么不对，她不回答。将近日落的时候，她说她要在自己屋里吃。怀瑜决定不去理她，让她的闷气自己消散吧。

仆人听说二太太身体不舒服，都来问候。厨子做了特别的菜送到她屋里来。

怀瑜一个月以前回到北京租这栋房子的时候，他带来牛家一个仆人，姓梁，为人机警精明，年纪是三十五岁，现在来做门房儿。老梁在北京长大，深知他现在当的这个差事的性质。他和别的仆人都知道主人的新宠原是个颇有名气的妓女，他们现在要讨欢心的是两位女主人，不是一个，当然新的更重要，而且不久，这两位女主人的势力就要分庭抗礼不相上下了。老梁出主意，说二太太屋里需要装一个电话分机才好。他这种善体人意，不久就赢得二太太的欢心。

众女仆都争着到二太太院子里去伺候，而莺莺却选中了老梁的妻子。这自然有她的理由。老梁的妻子去伺候莺莺时，莺莺对她说：“我看你是个聪明人，我这样提拔你，你一定明白。你们两口子若是忠心好好儿伺候我，我会厚赏你们的。”老梁夫妇之外，他们的小儿子也帮着打杂儿，管买水果、买香烟等事，做事很伶俐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汽车司机，当然给莺莺开车的时候多，给太太开车的时候少，因为她很少出